



生活在此处

清晨，总是被鸟儿的歌声唤醒。

循着这歌声，人们离开钢筋水泥的窝巢，或乘车，或徒步，踏着灯影向城北会集。此时，黔灵公园的几处大门，人流已摩肩接踵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感觉像半个贵阳城的人都涌了来似的。人潮卷入公园，从水泥路上漫过，向四面八方的石板路分流，淌入羊肠小道，滴上道道石阶，越行越细，愈走愈稀，末了，所有的人影都落入碧海，波澜不惊，只听见长啸、欢歌、足音、笑语，回响在云

际。

黔灵诸峰连绵起伏，蔚然成岭。氤氲晨雾中，如联袂而立的仙子，若水墨挥就的长卷，妙静，清奇。象王岭、马鞍山、关刀岩、狮子岩、杖钵峰、云岩洞、麒麟洞……或雄奇，或秀挺，或清幽，或神秘。前有七星池可供晨妆，后有黔灵湖以备夜浴，另有檀泉、圣泉、白象泉可以随时畅饮。

漫行山道，上上下下层层叠叠全是树。

高大卓异的，如松树、杉树、枫香树、白杨树，多在十围以上。

弘福寺后的几株枫香，既高且直，枝、叶、干、形，无一不美，三人方能合抱，有好事者礼佛之后，复燃香于兹。普通的，有数丈的青桐、樱桃、梨、柿、梓、构、香樟、银杏，扶苏招展，风姿绰约。较低的，有油茶、山茶、杜鹃、海棠、碧桃、山楂、女贞。竹吟细细，松风冷冷，槐香甜甜，桂香馥馥，亦花亦果，宜观宜吟，可亲可近，可拍可倚。

高高低低，参差错落的树下，茂生着鸢尾花、巴地草、蒲公英、凤尾蕨等等，还有无数星星点点的、紫的、蓝的叫不上名儿来的

小花，精致纤巧得让人心生怜惜。

飞扬于上下之间的，是艳红的凌霄，粉红的蔷薇，黄蕊的棠棣，大串的紫藤，绿色的爬山虎，纯白的七里香，当然还有大大小小的牵牛花，无数的花瀑流泻山腰，每一天都激起新的浪头……那些心形卵形圆形扇形掌状羽状针状的叶啊，深深浅浅、浓浓淡淡、明明暗暗，在风中轻轻拍手，悠悠沉沉，绿得细腻而深情。

一路上，相伴而行的还有蓝的黑的蝶儿，黄的白的蛾儿，红的绿的蜻蜓。清脆黄鹂，婉转画眉，

的的笃笃啄木鸟，懒懒散散花喜鹊，还有高高盘旋的鹰，低低翻飞的小松鼠，如果你面目慈善，声音柔和，它们会欣然跳上你托着糖果的掌心。

所有的生灵都是山神的宠儿。暮春，已见玛瑙般的樱桃晶莹在枝头；初夏，更有梅李成熟在树梢，红的发紫，青的泛碧；秋风一起，拳头大的黄梨铺满了沟壑；便是冬日，也有金灿灿的野柿明艳了山峦。黑紫的野莓，晶红的枸桃，粉嘟嘟花朵般的茶片……不过，多数游人都嚼着半截嫩黄瓜或一丫水萝卜，那是乡民一早背来在山垭口松树下售卖的。萝卜黄瓜哪儿没有呢，在这里似乎就吃出了清香满腮。

走得乏了，席地坐在松针上或躺在草丛中，眯着眼睛，欣赏阳光在叶脉间缓缓地流。日静山如染，风障草欲薰，拈花春在手，归去香满衣。每至薄暮，人远山空，一位老伯独自策杖入山，坐在樱花树下，吹笛。笛声清越，嘹亮，挽住了飞渡的云。

入山——静气，颐神，养眼，洗心，已经成为贵阳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。虽然，处处山水，皆有清音。然而，不知可有哪一个市区，拥有动植物种类如此丰富和谐天然林泉；不知还有哪一处青山，如黔灵山这样，全方位地涵养了一座城市，灵动了居民的生活和内心。杨宛

悄然一瞥

早些天，女儿在学校参加了隆重的成人礼仪式。孩子说：“如今我算进入了成年人行列，爸爸你说一说和妈妈们的爱情故事，我很感兴趣。”

沉思了一小会儿，我对孩子说：“悄悄！对，是悄悄。”

女儿睁大眼睛看着我，非常好奇地问：“什么悄悄？”

三十五年前，我比女儿这时的年纪要小得多，正读小学五年级。那是一个暖冬的课间休息，同学们像放飞的鸟儿一样从教室里散开，宁静的山沟小学里顿时叽叽喳喳响彻不停，大家左一堆，右一群，有的围在水泥板台子上打乒乓球，有的聚拢一圈打纸牌角，有的在玩滚铁环比赛，还有的纯粹就是你追我赶……好不热闹。我和几个男同学玩躲猫猫，追得满身热乎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大家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开始不知天高地厚地“吹牛”。

向同学说，他将来要做大生意，至少要买台吉普车，多神气呀。

李同学抢话说，他要承包村里那一片大山，全部种上橘子树，以后同学们可以随意去他家采摘橘子吃。

罗同学不甘落后，争着说……

我背靠着走廊里一个廊柱，凹凸不平的红砖垫着背，让人有一种酸酸的舒适感。在我不远处的另一边走廊里，有几个邻班女生正在玩“跳格子”的游戏（亦称“跳房子”）。一个小女生正单脚起跳，小石子在她的脚下左一格、右一格、上一格地移动，遇有两排格又改成双脚跳，跳到头再跳回；女生脸上

荡漾着欢快的笑容，两支小麻花辫随着她的跳动而显得更快。说实话，我被那一群女生跳格子玩游戏的笑声所吸引，基本上没有听同学们侃大山。

冷不丁地一位同学拉了拉我，大声地问道：兄弟，你说你有什么心愿呀？

反正是吹牛，说就说！斜靠廊柱的我迅即挺直身板站直，用手在同学们面前一挥，继而引导他们顺着我手指方向朝那边走廊看，我指着那个正在跳格子的女生，对一众同学脱口而出：“将来那个女同学是我的老婆！”

同学们看着我愣住了，他们睁大眼睛，连嘴巴都统一似的打开着。三五秒之后，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竖起大拇指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牛！真的是牛！”

同学们一阵起哄，把我笑得害羞起来，恨不得找条地缝立刻躲起来。

时光寂静，日子悄悄。

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和那个被我手指过的女同学没有早恋，我只是悄悄把她藏在我的心里，一直到她顺利考上大学，我入伍考上军校，在可以谈恋爱的大学时光里才有情感交集。大学毕业，我如愿娶她为我的新娘。情窦初开的年纪是她，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之时是她，往后余生，自始至终仍是她。

“悄悄，真的让缘分妙不可言。”女儿听完，深情地对我和她妈妈说。

悄然一瞥，一生一世。

据广州日报 作者 龙建雄



落羽杉红了

冯小川 摄影



平衡木

廖江泉

柏树，在每一个春天它都会，朝四方伸出崭新的枝条每一个方向的枝条都不会，忘我地生长它们都知道，长到什么时候就恰到好处

每一棵柏树，都懂得平衡术每一棵柏树的树冠，都是一个同心圆别致一点的，是圆柱，或者圆锥再仔细点看，那些搭在枝叶间的鸟窝也是一个个圆，当然还有那些，正在孵化的卵

转自《贵州作家》